

武功縣續志

武功縣續志  
卷之四  
藝文志  
詩

道光辛卯季秋再鐫

同邑孫酉峯評註  
安康張補山校梓

重刊康對山先生  
武功縣志

來鹿堂藏板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序

夫邑之有志猶歷代有史也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對山武功志猶歷代諸史之有司馬氏史也對山蓋以史法爲志法者讀遷史則知斯志之善矣然此特論其文而經濟之學實載於中未嘗以文掩予自弱冠時卽聞秦多名志而對山武功志人皆推爲第一書丁丑秋奉

命來邑取其志讀之僅七篇初疑爲簡竟讀始知其不可增地理自有邵氏肇封迄於勝國數千載沿革興夫川原古蹟不俟煩言歷歷可考顧以風俗終始謂移

易者責在邑長爾志建置次第井然官署外獨於學校興復加詳長斯邑者得不視爲急務歟事神爲治民之典故祠以祀之有修葺必書示主祀者知所敬也若夫地闢民聚賦役有經而官忘撫字吏肆貪求豪強任所低昂物產因而虧竭民力奚支言之洞然惻然使人一披覽傷懷者田賦志也思深哉是篇親民之官尤宜三復官師志善惡並列足爲勸懲令讀者慕且懼焉斯非當官之炯鑑耶人物選舉二篇可互觀至其賢才輩出科第聯翩必歸諸政教則言外之意可思矣要之七篇義法原於龍門而經濟名言

新刊胥關治理於乎此志之所以善哉予庸學無能叨荷  
聖恩簡用承乏名區五載於茲自慚碌碌報稱何由每讀  
斯志法戒分明知爲切要之編可借以策其未逮所  
於邑憾魚魯混淆更或黠竄動移失其本色耳在籍太史  
孫酉峰先生覓舊刻細爲校讐正其謬闕其疑加之  
評註有年矣而志之善乃益章焉予求觀之遂付梓  
以公諸同好者當不徒取其文而遺其所載視爲飾  
輪轅之虛車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陽前一日知武功縣事長白

瑪星阿書



卷之五

五

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婦人

望恩簡用承天不國正難然茲自禮和斯將所由

資關時默然乎此忠之故以無待乎以無待於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序

自對山康先生著吾武功志七篇世之讀者莫不稱善予  
讀斯志數十年好之甚篤竊謂先生實史才以史才而見  
於邑志宜其志之法扶世教正人心埒於良史而傳之獨  
可久焉豈以文哉然豈不以文哉或謂先生史官也故以  
史體爲志體是第見其官師篇美惡命書別於他志而於  
七篇無筆非史法者殆未之悉耳夫志之與史偶殊者體  
也而無不同者法也有其才則有其法體之同否可盡拘  
歟先生作志時解史局已十載試觀七篇中地理建置祠  
祀田賦選舉五者視史體復何殊惟官師人物義不當假

史官褒貶之權而官師人物之列於前史如酷吏趙禹毛  
若虛其行又誰能隱之卽明代官師亦自有不能爲之隱  
者則先生之於美惡金書非僭也然非後人所易效至於  
明代科貢人物有褒無貶與史體畧殊者在茲故曰志者  
史之餘也涇野呂氏云康德涵漢馬遷之材學之博猶未  
逮此爲深知先生語學者不知遷史之法烏知斯志之卽  
史知遷史之法而徒事摹擬者亦烏知斯志之爲史法史  
才而不襲遷史之貌耶於乎善哉已仕者讀之可以識政  
未仕者讀之可以勉學而沾丐所及則更有資於攷文者  
可由此而問龍門之津也斯誠邑乘之極則已原刻無藏



者翻本多亥相淆而予尤病其失作者本色嘗從事校  
讐欲復先生之舊近得張子萊峰所藏善本與他刻相參  
爰正其訛謬闕其所疑而又以素所管窺者妄加評點而  
畧註之自知譾劣不足測斯志之妙遠亦聊記予數十年  
讀之之功俟後之讀斯志者因予說而細論焉原序二跋  
一新增趙子函序一諸家評語附序後命次子繼錄而存  
諸篋時己卯歲夏五月也今年秋七月明府敬齋瑤公刻  
先生集方竣卽欲續刻斯志予重明府留意於斯而非若  
予之徒好其文也遂樂與再爲訂之而請正於世之同好  
者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月丙申邑後學孫景烈書

之辭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之樂其意甚盛樂地再誌其文而附正依世之同後

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後序

明禦元康對山著武功縣志七篇簡而有體質而彌文辭  
直而事核善惡盡述以寓勸懲無虛恢無隱避爲實錄而  
近理論者比之太史公書夫是固記載之極軌志乘之標  
則也顧歲久漶漫已亥難稽乃翻刻時復有從而點竄動  
移者於康對山之志其非完書久矣西峰先生者言輒及  
之爲形歎息適余家中故有所藏原刻善本廼取以詳校  
而訂正用還對山之舊而七篇復成完書更以其平日所  
獨心得或參考諸史集者爲評且註也邑侯瑪公刻對山  
文集旣竟因續付梓匝閱月而工告竣焉昔王新城歷數

秦中名志獨以武功爲第一而凡他著述家皆莫不亟稱其美善今且復得西峰先生評註俾後之讀者作者咸知法焉遠矣哉其嘉惠之心蓋亦曷有弗極也至書中義法之精深體例之微密已具詳先生與邑侯序中故第爲識其顛末如此云

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冬十月望後五日邑後學張洲  
萊峰書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卷首

邑人孫景烈孟揚評註

長白瑪星阿景謙參訂

邑庠生耿性直係景熙王應槐何瑞全校

安康張鵬盼補山甫重校梓

武功縣志原序

予嘗雨至武功涉漆釣漳陟雍邱遊鳳龍渡渭而尋太白  
終南之奇北顧九峻諸山則見碧流襟帶翠巘揖讓珍木  
蔚蒼灝光組繡風氣翕乎四來龍虎儼而交應未嘗不臨  
景命筆而羨斯地之勝也及予訪后稷之墟覽唐太宗之



陳烈當作王  
烈陳烈見宋  
史隱逸傳王  
烈字彥方太  
原人

祠祀下邳田  
賦當云田賦

舊問蘇子卿之裔參張橫渠之象誦康尚書之勲然後知  
斯地之效而對客談山言未或忘之夫美稼不發塋塋條  
松不挺培塿斯已然矣若乃楨高而築堵不繼表正而式  
影弗端則求諸嗣有政教者焉夫后稷政之祖橫渠教之  
宗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師無橫渠之志者皆貨客如  
仁義之有托卽政教之咸興繫茲人物有不恒茂者乎雖  
然政不必皆官識法者卽可立教不必皆師見道者卽可  
端故陳烈之政亦行太原綿駒之歌能教齊右武功之志  
凡以憂夫此也志七篇地理約而不漏建道則而有據祠  
祀先今而後古官師直書而勸戒自形人物之志浩乎其

先古而後今

無窮也君子於是乎思古於是乎徵今於是乎開來其志  
已勤矣選舉崇義而黜利益志之良者也學者觀其志目  
亦思過半矣是志也撰之者吾友康子德涵刻之者邑侯  
西蜀馮玉仲則斯政教也爲有歸矣正德己卯冬十一月  
甲寅涇野呂柟書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  
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先王之政  
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  
封守而察時變故書叙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  
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爲制以施于久遠

波大復集作  
貞

口戶大復集  
作戶口

地畝由狹而  
廣戶口由寡  
而衆似未可  
云降本流未

廢大復集作  
睽

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  
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  
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波其治不可長也戶口  
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  
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口戶則由寡而衆賦役則  
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  
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  
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  
末廢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  
方矣正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大復山人汝南何

景明撰并書  
重刻武功縣志序

昔在漢蕭相國入秦先收圖籍說者謂圖籍卽今中秘書而余謂不然三代詩書已盡付祖龍之炎安所得中秘書而收之秦所有圖籍不過山川道塗之廣狹郡國人民之增減紀綱風俗之上下然則今志之類耳蕭相國汲汲于此以輔成四百年之治魏晉而後皆不能及則相國之識周也相國所收之圖籍竊以爲與今之志又異古之志非狐之直邱明之核不以操觚故其文多可存者而今之志博雅不足其弊俚褻貶無當其弊妄甚者狂心謾舌聚訟